嶺南衛生方

卷一

重刻嶺南衛生方序

嘗讀沈括良方序謂治病有五難辨疾難治疾難飲藥難處方難別藥難而於治疾尤詳且謂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可謂至密矣然恐非醫之淺淺者所

東井文庫

能與比至嶺南見外方至者病不虐日雖居民亦鮮有不病者因思嶺以外號炎方又瀕海氣常燠而地多濕與中州異氣燠故陽常泄而患不降地濕故陰常盛而患不升業醫者苟不察粤地山川竅發之異有以奪陰陽運歷之變而徒治以中州常法鮮有不失者何也夫以其常泄之陽而重汗之則元氣不固以其常盛之陰而輕

利之則眞氣愈陷是醫藥之害與山川之害交爲吾人病也每思有以濟之而未得其術一日獲嶺南衛生方讀之曰此仁人之用心也雖其處方投劑在臨症審酌之然其論瘴病始末誠有以握其要領矣因手校之告于華江施公圖公諸人人乃遂慨然捐俸共梓以廣其傳復命婁醫官安道附入論及藥性於其後入論者慮人惑於

病症之似也使知有所辨藥性者慮僻壤之鮮醫或可因症考藥而增減之使知有所據亦昔人辨疾別藥意也讀是編者誠知嶺外受病之由與所以服藥之宜而又能參以老少肥瘠貴賤之別及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之殊庶幾順其宜違其所不宜握陰陽升降之機而不致爲山川風氣所侵以各全其天年云

萬曆肆年端陽日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

安成顏泉鄒善書

重刊嶺南衛生方序

神農嘗百草立九候以救昏札黃帝緣性命著素問靈樞為內經大要窮血脉經絡陰陽表裏本虛實而施箴石湯火調寒温平熟之所宜至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其本草內經之謂歟周秦以來演述名家者踵趾相接經方簡帙充棟殊途同歸九州萬國咸遵用之未有析南北而為書者

然天地之化四方風氣異宜時義亦相生
勝今夫朔漠嶺海相去唯萬里北寒膚肌
皸瘃沙磧不毛入燕冀少和煦淮泗流澌
澌蚤嶺南隆冬林無凋葉野有蔓草四時
把握葵箑山海黎蛋老死不識霜雪寒暑
大異如此則調攝之劑安得而盡同哉岐
伯曰南方者陽之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
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皆緻理

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
多從南方來是治法之異古亦有言者矣
嶺南衛生方前元海北廉訪所刻景泰間
重鋟于省署維其言為嶺南則一方之書
也抑粵俗重巫輕醫故傳布弗廣歲久板
不復存北客入南首詢孳孳俗醫既乏師
承應求草率鮮有尋其緒者予甚患之思
得是書以嘉惠茲土訪購寔慭今總鎮篤

菴潘公適出所藏抄本藩臬羣僚見者忻忭遂梓以傳所謂霧露炎蒸為瘴為癘與虫蛇草木之毒緩急所需立俟良瘉吾知生於斯寓於斯繼今黽勉以衛生者舍是書何求哉

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六月朔旦中奉大夫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古田羅榮書

嶺南衛生方總目

卷之一

李待制瘴瘧論 大梁李璆西美
衛生方張給事瘴瘧論 延平張致遠
指迷方瘴瘧論 新安王棐書于南叅
衛生補遺回頭瘴說
指要方續論
汪南容治冷熱瘴瘧脉證方論
冷瘴脉論
冷瘴初用藥
感應丸
陳皮半夏湯

冷瘴次用藥　和解散
冷瘴灸法　熱瘴治法
瘴病中將息法　瘴病後將息
継洪治瘴用藥七說

卷之二

嶺表十說 吳興章傑述　治瘴續說
真方不換金正氣散
藿香正氣散　養胃湯
紅丸子　嘉禾散 亦名穀神散
二陳湯　神朮湯

生薑附子湯　乾薑附子湯
冷湯　沉附湯
附子理中湯　真武湯
天下受拜平胃散
草果飲　四時治要方云
四獸飲　秘傳降氣湯
蘇子降氣湯　樂令黄耆湯
李待制柴胡散治寒熱
參蘇飲　芎蘇散
愚魯湯　地黄薄荷湯

五積交加散　截瘴散　又方
瘴瘧丹　七棗湯
攝生方瘧瘴藥　稀涎飲
正舌散　脾約丸
寬氣湯　蜜煎導法
烏梅木瓜湯　破證集命散
温膽湯　異功散
小烏沉湯　大養脾丸
二氣香薷飲　縮脾飲
龍鬚湯　六和湯

冷香湯

卷之三

五苓散　消暑丸

黄龍丸　霍亂藥

斷下湯　養臟湯　變通丸

五皮散　實脾飲　三生飲

玉屏風散　實表散

香苓湯　續附蛇虺螫蠚諸方

集錄治蠱毒方　驗蠱毒法

歸魂散　椎硃丸

桔梗散　在上膈方
在下膈方　吐瀉後補治方
又治蠱毒挑生及蒙汗蛇蜈諸毒神効方
胡蔓草
附録
八症標類
東垣藥性
嶺南衛生方目録終

嶺南衛生方卷之一

李待制瘴瘧論

大梁李璆西美

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以作也陽氣常泄故四時放花冬無霜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揺扇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三伏之内反不甚熱盛夏連雨即復凄寒或可重裘飲

食衣服藥物之類往往生蘗人居其間類多中
濕肢體重倦又多脚氣之疾蓋陰常偏勝而然
陰陽之氣既偏而相薄故一日之内氣候屢變
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天晴則燠陰雨則寒人之
一氣與天地通天地之氣既爾則居其間者宜
其多寒熱疾也又陽燠既泄則使人本氣不堅
陽不下降常浮而上故病者多上脘鬱悶胸中
虚煩陰濕既盛則使人下體多冷陰不上騰常
沉而下故病者多腰膝重疼腿足寒厥余觀嶺
南瘴疾證候雖或不一大抵陰陽各不升降上

熱下寒者十蓋八九況人之一身上焦屬丙丁火中焦戊己土下焦壬癸水上固常熱下固常冷而又感此陽燠陰濕不和之氣自多上熱下寒之證也病人既覺胸中虛煩鬱悶便自以為有熱而嶺外醫又多用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等藥發表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寒熱發則身必大汗又復投以發表藥則旋踵受斃甚者又以胸中痞悶用轉利藥下之病人下體既冷得轉利藥十無一生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紹興庚戌年蒼梧瘴癘大作王及

之郎中張咢郎中葛豪承議三家病瘴悉至滅
門次年余寓居於彼復見北客與士人感瘴不
幸者不可勝數余詢其所服藥率用麻黃柴胡
鱉甲及白虎湯等其年余染瘴疾特甚繼而全
家卧疾余悉用温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藥及
灸中脘氣海三里治十愈十不損一人余二僕
皆病胸中痞悶煩躁一則昏不知人一則云願
得凉藥清利膈脘余辯其病皆上熱下寒皆以
生薑附子作湯令温冷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
膈清凉得凉藥而然不知實附子也翌旦又各

以硃砂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藥自爾遂得平愈既親獲効後於知識間用生薑附子湯療十餘人皆安更無一失蓋附子用生薑煎既能發散以熱攻熱又能導虛熱向下焦除宿冷又能固接元氣若胸中煩悶但放冷服之熱服則藥力之發也速欲導熱氣向下自當取其發緩也又病人煩躁但問其能飲水否若反畏冷不能飲者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服生薑附子湯沈存中良方治瘴七棗湯用烏頭七浸七炮者治法正與此同一

服而愈又醫者或用朮附湯即病人寒熱反甚疾亦不可愈蓋朮附相濟能固熱氣不能發散惟附子一味爲最要耳間有脉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目睛赤黄即方可隨證治之不可用附子湯余在蒼梧時数十百人中惟一鄭防禦病熱寒身體無汗脉洪数而浮皆柴胡湯證遂如證服小柴胡湯而愈然小柴胡湯之類自非其證實可服者不當遽進也蓋上熱下寒陽氣不收者比比而是而當用此藥者蓋少也審其證朮辯或疑其有熱亦不須服發表等藥但且取

嘉禾散併服之若果蘊熱但冷服無害蓋嘉禾
散治下虛中滿能升降陰陽又療四時瘟疫傷
寒使無變動雖傷暑及陽證傷寒服之亦觧若
或寒多服之亦宜服二三日即寒熱之證自判
矣然後隨證調治之即無不愈若審是下冷或
因失饑傷食傷冷所致即灸中脘氣海三里左
妙或别無濕冷只灸大椎或第五椎隨年壯二
穴皆能止瘴癘寒熱屢曾獲効若寒熱已止猶
每遇當發日意思昏倦終不清快倦怠欲睡或
體生瘡瘍審是已服附子等及脾胃已和下焦

濕冷已去氣漸向平即須少服常山藥常山藥惟七寶剉散爲妙蓋常山能去皮膚毛孔中瘴氣而寒熱所感邪氣多在榮衛皮肉之間欲除根本非常山不可也然常山多能吐人惟七寶剉散冷服之不吐亦屢驗矣又柴胡能治邪氣半在表半在裏柴胡常山非不可服也但須其證可服即服不可遽服病人陽氣常浮身多汗出須先固本正氣然後服此等藥即瘴本悉去矣又小柴胡湯用黄芩太凉病人多有不能任者余得一柴胡散方治寒熱經驗病人上熱下

冷者先正氣固本後宜服之大抵西北地寒土厚水深又人食酥酪之類病者多宜發散轉利傷寒瘟疫至有汗不得出而斃者氣常收斂故也嶺南陰氣不收又復卑濕又人食檳榔之類氣踈而不實四時汗出病者豈宜更服發散等藥此理明甚然西北之人亦有不當發散表利者嶺南之人亦不無發下之疾但舉其多者言之耳

衛生方張給事瘴瘧論

延平張致遠

嶺南地偏而土薄無寒暑正氣陽常泄故冬多

煖陰常盛故春多寒陽外而陰內陽浮而陰閉故人得病多內寒而外熱下寒而上熱醫者不察率用北方傷風傷寒法或汗或下兼求効太速十失五六余得李舍人𤸃論復與滑州醫士王士僅較量湯劑用之有驗凡得病或一二日或三五日增寒壯熱身體疼倦頭痛項強嘔逆煩躁胸膈不利病之證不出於此但只以正氣散薑附湯調理發熱煩躁悶亂心神不寧與冷湯發熱煩躁喫水水入口即吐與五苓散引飲多汗小便赤澁者不得喫五苓散汗出更利小便

必亡陽也如此用藥調理五日巳上若發熱煩躁不渴不嘔大便或一日或二日依舊一次小便赤而通利亦依前法調理不可與性寒涼藥若五日巳上發熱煩躁狂言引飲思冷水不欲湯及不大便三五日小便赤澁用樂令黃耆湯觧利喫此藥其熱不去與小柴胡湯觧利其小柴胡湯性極寒不可輕用如有十分内熱證方可喫亦與正氣散兼服凡纔初得病或三五日其病人發熱或寒煩躁手足冷鼻尖凉身體重疼舌上胎生引飲煩渴或自利或嘔吐或汗出

惡風與薑附湯乾薑附子理中湯於中脘穴灸
三五十壯臍下氣海穴灸三二百壯嶺南瘴病
纔初得不可便喫瘴藥直至十餘日已上寒熱
或只發熱一日一次或隔一日一發或隔二日
一發明見發作有時老虛之人寒熱瘴與七棗
湯病人氣稍實發寒熱瘴與香朴飲子無寒只
發熱瘴與木香飲子若服藥瘴罷與黃耆建中
湯大養脾丸平胃散調養凡治病脉與證不可
偏廢用藥須憑脉且如病人外證是陽候脉見
陰脉不可用陰藥外證見陰候脉見陽脉不可

用陽藥若憑外證用藥十失五六憑脉用藥病人信向萬不失一經心録曰傷寒瘴癘時疾錯療禍如反掌且古人云有病不藥不失爲中醫者謂此也

指迷方瘴瘧論 新安王棐書于南客

棐讀書之餘留意醫學幸得其傳頗識方脉誤辟入南研究此證於方書至桂林延一老醫與議則所說無異於所聞方書謂南人凡病皆謂之瘴率不服藥惟事祭鬼自今觀之豈不信然且得雜病者或不須藥而待其自愈若夫傷寒

陰陽二證豈可坐視而不藥耶雖曰不服藥為中醫每荏苒以致不救者有之人過桂林以南無醫藥且居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虛用藥者不可汗不可吐亦不可下其業醫者既鮮且謬或妄發汗吐下是謂實實虛虛補有餘損不足不察脉證其禍可立而待也横夭者固多端豈獨廣之能殺人哉今觀方書之說皆謂南方天氣温暑地氣鬱蒸陰多閉固陽多發泄草木水泉皆禀惡氣人生其間元氣不固感而為病是為之瘴輕者寒熱往来正類痎瘧謂之冷

瘴重者蘊熱沉沉晝夜如卧灰火中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謂之瘂瘴冷瘴必不死熱瘴乆而死瘂瘴無不死此方書之說也然以愚意觀之所謂瘂瘴者非傷寒失音之證乎又豈非中風失語之證乎治得其道間亦可生安得謂之無不死耶若夫熱瘴乃是盛夏初秋茅生夾道人行其間熱氣蒸欝無林木以蔽日無水泉以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有飲酒而不節者或有食煎煿而積熱者偶成此證其熱晝夜不止稍遲一二日不治則血

凝而不可救矣南方謂之中箭亦謂之中草子煞挑草子法乃以針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皆令出血徐以草藥解其內熱應手而愈安得謂之久而死耶至於冷瘴或寒多而熱少或寒少而熱多亦有疊日間日之異及其愈也瘡發於唇驗其證即是外方之瘧本非重病每因誤而致禍亦不可以必不死而忽之但診其脉息極微見其元氣果虛與附子川烏等藥而愈或誤投以寒藥所謂承氣入胃陰盛乃亡若診其脉息洪盛審其證候實熱宜服和解等

藥而徐治之或誤投以熱藥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但診脉而用藥萬不失一然觀其形氣之怯壯察其本脉之虛實參以病脉之盛衰分其證候之陰陽極工巧以審之其庶幾乎嘗觀嶺南衛生方乃李待制張給事所集其間固多良法非後學所可擬議然其論不及脉息則病家難於用藥今以脉而論證以證而議藥姑述鄙見於紙尾庶不為醫者所悞致於無醫之處亦可類推而服藥也蓋冷瘴與瘧相類秋来則多患此天凉及寒時少有之却與傷寒不

同不傳染不傳經無變證所以易醫外方之瘧
用藥錯者尚可救廣中之瘧用藥錯則爲重害
病後將攝則比之外方尤難面黄須久而後復
常只此異耳若其受病之因方書謂感天地水
泉草木之毒是固有之亦不可泥於此説蓋身
居覆載之間日食動植之物則凡往来嶺南之
人無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謂南人生長其間
與水土之氣相諳外人之入南者必一病但有
輕重之異若久而與之俱化則可免矣其説却
甚有理但備之以將理之法觧之以平易之藥

决可保其無他縱病亦易愈矣且此病之作也土人重而外人輕蓋土人淫而下元虚又浴於溪而多感冒且恣食生冷酒物全不知節外人之至此者飲食有節皆不病若因酒食之賊而狼餐必不免於病矣其壯實者或不病病亦易調理怯弱者易感疾則難支吾悲始至蒼梧繼宰栁城後攝宜陽令守南容未嘗日日有霧間一二日亦有之江東西已如此每處吏卒數百人病者只十分之一不過数日叅暇其不起者二三人亦不可全咎於風土皆不攝不節有以自

致之間自入廣来但用修養之法晨興盥漱後先服平胃散間或投以不換金正氣散洗面後喫少粥巳時早食申時晚食夜間服消食等藥時一聚會少飲不妨不宜大醉及頻数耳但天氣不常一日之間寒暖数變却須脫著以時稍稍失節亦無深害所甚急者宜加意焉省食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餐油膩則胸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欲以固真氣如此將攝決可保其無恙也細思仕於廣者以俸多而皆見鐩商於此者以貨出而有厚息寓於此者以物

庶無重貲况吾人利祿之念既輕食少則不必於物貴久在南中知非上策止候滿考亟理歸裝蓋惴惴然每致謹於飲食孰若江浙之自在于湖帥廣右後常有詞寄人云須君早出瘴煙來江南山色青無數故直述所聞見以資聰明之萬一云

衛生補遺回頭瘴說

舊傳出嶺有回頭瘴者大槩與在廣而發瘴及方入廣而不伏水土者不異蓋南方陽氣常泄陰氣常盛二氣相搏四時悉有寒熱之氣寒則

凜烈暴風熱則炎躁鬱蒸鬱蒸暴風之候多由得雨而解此天地之寒熱也人之一氣與天地通居其間者宜其得寒熱之疾寒則慘慽戰慄熱則怫鬱煩躁戰慄後多由得汗而解此廣瘴之寒熱也今所謂回頭瘴及方入廣而不伏水土者亦不過陰陽相搏作是寒熱而又甚焉蓋此中天氣夏多陰雨晝雖熱然夜則冷甚居其間者或至重裘冬則風多轉南令人氣昏竟無霜雪暄燠可知居其間者或至揮扇秋乃熱春乃寒所以與外方天氣大不侔也今回頭者乃

先染廣中之氣復感外方之氣冷熱相忤寒暄不調遂作陰陽相搏之疾又地之氣候深淺亦自不同有自深廣而来桂林者有自桂林而入深廣者亦多受瘴疾正由冷熱不調而得之以秋言之深廣天氣固常鬱熱纔至桂林便覺凄凉往来其間者所以難調攝也須度時之寒温量元氣之厚薄審燥濕之宜資藥石之助乃若田頭瘴弁不伏水土者服藥當以四時天氣斟酌之且如出嶺於冬孟者時則廣尚多暄而少寒或轉北風間有暴冷愚謂届途之際宜服和

觧散神术散之類和脾胃逐風邪及至乎外方則天寒地凍露結氷凝愚謂将及境之際可早服正氣散養胃湯之類絶舊瘴禦新寒然此四藥特筌蹄耳其實在保躬調攝酌序消詳為先切不可以得出烟嵐自生欣快向之朝夕競業惴惴然者一旦跌宕放恣此病之所由熾也今北人寓居廣之地者来往廣之途者均有陰陽相搏之患居者十病二三途者十病八九蓋居者安靜而途者勞傷此正活人三昧論瘴瘧云若飲食有節起居有常邪不能為害者是也然

道路崎嶇人烟踈闊水漿不潔酒炙多腥飲食起居率未免乖度况復有陰陽相搏之證故所謂回頭瘴者不可謂之無也敢以一得之愚質之同志或可以管見而參訂之是亦衛生之一助云宝祐乙卯澹菴繼洪書于桺邊僊弈巖

指要方續論

近世瘴瘧指要方及諸李待制不合專主生薑附子湯多見其不知量也蓋指要方但學傷寒科者為之故其言病因數條可論外方瘧子而以廣瘴則未必皆然廣瘴者李云陽氣常泄陰

氣常盛二者相搏而爲患斯得之矣二氣相搏則寒暄不常寒暄不常即寒熱之證也人在氣中如魚在水氣候乖戾病何逃焉衛生方云凡瘴病一二日其證不出於增寒壯熱身倦頭痛嘔逆煩躁胸膈不利今驗之何常不然非身履目擊能知其詳盡如此耶又曰病者上脘鬱悶胸膈煩躁便自以為有熱殊不知炎方受病者陽氣不降而然陽氣不降故腰膝重疼腿足寒厥此時雖身熱而陰證已具在下也或者用發汗轉利藥則旋踵受斃十無一生明此則指要所

引青龍麻黄柴胡承氣湯豈不但是治傷寒法耶若以之治瘴豈不誤人愚以所試而會諸方書所言治瘴之法只當溫中鎮下正氣和鮮其間熱多者最爲難治能使邪熱漸退正氣就安不甚費用砂附子是爲得法也或熱退少遲或分爲間日寒熱猶是可耐可理之事又何傷乎若躁於求効亟服麻黄柴胡或利下之劑則未必虚熱便退且先損正氣使邪氣乘虚而內襲直達精源髓海激成變證百出遂致荏苒難安理之必然也用藥固無一定之法要之多宜正

氣散和解散夏月則六和湯有熱重而脉實胃壯者可於和解散中少加紫蘇地骨皮之類若身熱而不寒頭痛或眼睛疼大便自堅硬其脉舉按皆弦緊而不虛方可服參蘇飲芎蘇散及素宜涼劑之人有熱亦可服之稍和即止不可過多其證陽浮陰閉而上熱下寒須要生薑附子湯附子冷湯沉附湯冷香湯自製養正丹来復丹且攻且守者也若夫指要所論診視可謂詳矣第亦多是傷寒脉狀惟後一條云浮而弱按之不足舉之有餘切不可發汗乃近之矣知

此則指要之說方可行也第炎方氣候固有淺
深風土有遠近至於天地陰陽歲運之不同如
醫書載東坡居黃州連歲大疫服聖散子者皆
愈遂作序以傳其方後永嘉時疫亦然服者不
効又京師太學生信而用之誤人益甚此豈非
運氣之不同耶人之稟賦猶有厚薄或素宜涼
劑或專服補藥古賢云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心
既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既異以一藥治眾人之
疾者其可得乎如此甄別則可否全在醫者而
不在藥方也雖然近世俗治數法亦不可不論

或者刺上下唇及兩足腕謂之桃草子頗有功効亦見之指迷方非杜撰法也猶可用之又一法不問證候陰陽便當其熱發之際就肘腕及指末等處灼艾此既方論不載又非治瘴瘧之穴非徒無益蓋身熱方甚又為非泛之火所逼通身汗流當時暫覺清爽少焉邪氣乘虛而襲裏汗孔復閉其熱愈甚或汗出不止外熱內寒醫者不知當如活人書以解表表既重虛又謂可用仲景法下真武湯服藥不倫鮮不敗事更有病方作時便飲大蒜酒数升謂可辟瘴殊不

知惟感冷氣滯及夏月閉汗或可飲之若正受
熱瘴加以酒發百脉熱蒜發虛陽是乃以火益
火耳又或飲草藥以吐瘀服葱豉湯以覆汗皆
先自擾亂血氣不得安和識者自能察之景定
澹菴繼洪書于熈平郡齋

汪南容治冷熱瘴瘧脉證方論

冷瘴脉證　凡覺惡寒身熱頭痛證候未分之
時試診其脉緊盛遍身無汗不畏風不能食百
節疼痛發熱不止此是傷寒其病重有隂陽表
裏之證有汗下湧泄之方自有張仲景專科調

理法此證不是冷瘴若診其脉浮緩身體不痛
而覺拘倦發熱不止而能飲食自汗或無汗不
惡寒却畏風此是傷風其病輕有汗者以藥斂
其汗則熱退無汗者以藥微汗之則病愈此證
亦不可是冷瘴若診其脉帶数一呼一吸之間
五六至兩手第二指關脉弦按之如弓弦之狀
原是冷瘴無疑然亦未可服藥且看惡寒退後
發熱發熱退後自汗頭痛或不痛嘔吐或不嘔
但其熱有退時次日或間日再發外方謂之瘧
瘧其名不一各有所因不暇盡述南方謂之冷

瘴治冷瘴法于後

冷瘴初用藥

不問先寒後熱先熱後寒多熱少寒少熱多寒或因夏月傷於暑汗出不透或秋傷於風則成此病或飲食生冷過多先傷脾胃澡浴感冒多作此證或有痰涎停於胸膈所謂無痰不成瘧第一發後宜先下感應丸以去積滯又下陳皮半夏湯以去痰涎壯實人各三服虛弱人各二服只初發第一二夜要服之

感應丸

楝丁香一兩半　南木香去蘆頭秤一兩半

肉荳蔻去粗皮雄去油二十箇　川乾薑炮製秤一兩

巴豆七十箇去皮心膜研細出盡油如粉

百草霜用村庄家鍋底上者細研秤二兩

楝杏仁肥者去雙仁百四十箇去尖湯浸一宿去皮別研極爛如膏

右七味除巴豆粉百草霜杏仁三味外餘四味擣為細末與前三味同拌研令細用好蠟頂和先將蠟六兩溶化作汁以重綿濾去滓更以好酒一升於銀石器內煮蠟滚数沸傾出候酒冷其蠟自浮上取蠟秤

用圓春夏修合用清油一兩半先於銚內
熬令不散香熟次下酒煮蠟四兩同化汁
就鍋內乘熱拌和前項藥末成劑分作小
鋌子以油单果之旋丸服餌每服一十九
如菉豆大薑湯送下或用陳皮半夏湯送
下亦可空心時服

陳皮半夏湯

陳皮去白穰　半夏湯炮七次去皮臍

右件等分為麄散每服四錢水一大盞

生薑七片慢火同煎去滓通口服不拘時

候

冷瘴次用藥

初發瘴後次日專服和解散一日五六服南方人常自汗不可汗不可吐不可瀉多是脾胃感冷成病此藥能和脾胃又逐風邪其藥神妙不可具述感病輕者更不再發其病深者亦自輕減但能信向至誠煎服無有不効者

和解散

蒼朮 半斤米泔浸一宿去麁皮　藁本 四兩洗去蘆

桔梗四兩去蘆　甘草四兩
厚朴二兩去麄皮薑汁炙　陳皮二兩洗不去白
右並修治畢焙乾净秤爲麄散每服三錢
重水一盞半入生薑三片棗子二枚同煎
至七分去滓熱服一日夜五六服不拘時
候若用此藥不發更服此藥一日却服別藥
發稍輕亦是有効後再發之次日更服一
日亦五六服若第三次不發更服此藥一
日却服別藥如第三次再發却服後藥此
藥不止治冷瘴神効便是傷寒傷風作瘧

證候未分之時並服此藥一兩日皆有効
驗如服不効却自依各證用藥若無醫藥
之處病初發至末後皆服不妨

冷瘴灸法

瘴病旣久氣血虛服藥必不作効宜灸膏肓
并大椎骨下及足三里更湏審訂果是久病
及是虛弱然後灼灸若病初發與未甚虛弱
之人未可便灸若是熱瘴尤不可灸也

熱瘴治法

熱瘴病源前已備言未可服藥只用挑草子

之法廣中是處有人能之凡有瘴發一二日捲其上下唇之裏以針刺其正中用手捻去紫血又以楮葉擦舌出血又令病人並足而立於兩足後脘橫縫中青脉刺之血出如注乃以青蒿水與服應手而愈若冷瘴與雜病决不可刺熱瘴之所以刺而速愈者即太陽傷寒發邪氣在表當汗之法也刺出其血即是得汗而其効乃速於得汗蓋人之上下唇是陽明胃脉之所經足後腕是太陽膀胱脉所經太陽受病三日而陽明受病而南人之

針可謂暗合若患熱瘴而不即刺及其三陽傳遍邪氣入裏雖刺而血已凝注非惟無益或至重傷又南人針法別有不可曉者發瘴過經巳入裏而將死者刺病人陰莖而愈切意其內通五臟刺之或可去其內腑之熱耳然少壯者尚可用此法苟施於怯弱者豈不危哉按黃帝內經九鍼從南方來刺熱論曰病未見赤色而刺之是謂治未病然則南方挑草子之法不可廢也但南人未知辯赤色之道士大夫不幸而染熱瘴亦只得求南人

以針法刺之

瘴病中將息法

凡纔發瘴時便湏忌口非惟生冷油膩不可食尤忌酒肉魚麵之類飲亦可隹只可食粥仍戒葷食不得已喫白鯵蘿蔔及鹹豉當發時不可食候發過稍久却食不發日從便喫白粥切不可太飽不忌口則病難愈所食之物皆助邪氣致服藥無効若食素粥數日依前法服藥即效所謂服藥不如忌口切湏信之仍每日漱口而已不可洗面及手足亦不

可梳頭但安心坐卧數日無勞動如此將息無不即瘥

瘴病後將息法

凡瘴病纔住可記初發幾日依前日數十分畏謹大率瘴不發後三日方可洗手七日後可洗面半月後可略梳頭一兩月後戒房室事能戒百日尤好瘴不發後仍喫素粥三日經五日後方以豬脾熟煮羹喫軟飯十日後畧喫些酒喫少肉羹但不可食諸般骨汁若犯之即再發所謂羊肉雞諸般骨汁並須忌

一月或兩月爲佳萬一不能將息或致再發
又須依前法服藥及依前法將息可也

繼洪治瘴用藥十說（景定甲子書于五羊）

瘴病多嘔

蓋本由飲食傷脾而得之亦炎方之疾氣多上逆故爲嘔爲痞爲頭痛爲大便不通所以治嘔治痞治頭痛之法皆當斟酌以溫利大便也大約言之治嘔當以養胃湯來復丹治中湯二陳湯選而用之嘔而寒熱藿香正氣散嘔而膨脹二陳湯下感應丸嘔而頭痛來

復丹兼如聖餅子若只胸膈不快下虛中滿嘉禾散主之李待制云雖有蘊熱亦可冷服是取其有升降之功與瘴疾相宜也雖無疾而氣不快心腹脹身體倦遇風寒則一身凛然是爲欲作瘴之兆亦宜服嘉禾散正氣散紅丸子之類使氣順食消則外邪無自而入若夫大便不通切不宜峻用利藥或只須嘉禾散入少蜜煎或宜二和散感應丸甚者蜜導法氣實者可用麻仁丸小便多而大便秘者謂之脾約宜服脾約丸但病久氣虛宜服

宣利之劑則不免用藥須是精細飲食加意
將養毋令又秘可也
指迷方云
冷瘴必不死熱瘴久而死瘂瘴無不死此雖
大畧之言然亦可以即此而知受病淺深也
瘂瘴即熱瘴之甚者蓋常人肺氣入心則為
音聲今瘴毒兇在胸臆使脾氣不通涎迷心
竅故不能言也此當踈氣豁痰清心觧熱大
便秘而脉按之實者可以薄荷檳榔枳殼沉
香青皮茯神之類斟酌為通利之胸膈緊者

宜用青州白丸子薑汁爛研嚥下若手足搐
搦乃成痰厥宜服星香飲氣虛者附香飲及
宜養正丹又有非心肺鬱閉而惟舌根強木
者乃瘴毒中於心脾經所致心之別脉係舌
本脾之脉連舌本散舌下邪氣入經絡故舌
不轉而不能言此宜投正舌散及全蝎麝香
南星茯苓之類大槩治痰壓熱也古人治瘂
瘴不立方意在臨時消息之固不可拘執

醫書云　凡間之火得木則炎得水則伏其疾
之小者似之神龍之火得木則燔得水則炎

疾之大者似之乃謂疾之大者非温凉補瀉
常法可以制治故處方則有熱因寒用寒因
熱用令人染瘴重者或瘂而不能言或熱而
精神昏亂去死一間不謂之大病可乎所以
冷香湯沉附湯附子冷湯之類雖主於温劑
復以凉藥為佐使更令冷服乃熱因寒用也
深有理焉用者宜審之

朱肱論傷寒云　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暑之
變物極則反今瘴疾或始寒戰而終大熱或
連日極熱而後作寒正謂此也但傷寒以不

飲水為內寒瘴疾內寒者也亦飲水甚則欲坐水中取水以漬其心胸蓋炎方受病氣專炎上心肺焦熬華蓋乾涸所以多渴若其脉浮而虛按之無力又或病當潮時脉浮洪病不潮時脉微弱其證則心煩躁額上極熱面色多赤頭或痛或不痛小便或多或赤大便滑泄腰腿沉重兩足不熱甚者寒厥或疼誤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此乃陰證以陽治之當服丹砂附子及灸丹田氣海足三里等穴暖其下元使陰陽交泰而病自和解也

夫人身本是四大假合（四大乃地水火風 地即土風即木）陰陽和會上焦屬火而爲陽下焦屬水而為陰遇有上熱下寒之疾不能升降既濟之而反用藥實實虛虛則水火解散而人身壞矣繼洪常見梛教彭亮一日染瘴身熱而心煩自以為實熱乘渴以冷水吞黃芩黃蓮丸又取冷水以漬胸膈至日晡小便漸多更服黃芩湯是夜連進十數服小便愈數次早熱纔退而即逝去蓋下元為人身之根本根本既虛於身乎何有且如小柴胡湯今人但謂可用解

執曾知其所以用乎古人惟用之以治足少陽膽經傷寒膽無出入道非柴胡半夏能利能汗則不可佐以黄芩欲其峻快以宣泄之復用人參或謂可使北參則悞則又不得不存攻守之意也倘或不當用而用之鮮有不蹈彭敎之轍者

方書　謂麻黄生中原有麻黄之地冬雪不積麻黄能泄内陽故也今深廣無霜雪皆如麻黄之地陽氣常泄即此可知人居其間不勞麻黄而自汗有病則不宜輕用麻黄此理甚

明前輩詩云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讀此一聯不惟可見嶠南天氣亦可觸類以知乎人之病也病者多熱纔一經汗便翻然為冷是豈宜輕汗耶如五積散通關散金沸草散九宝飲小續命湯雖用麻黃各有主對猶可服之亦不宜過若正麻黃湯青龍湯則嶠南不當遽用也今人例用麻黃為發散之藥殊不知其力秖能驅我之內陽以刼外寒也故古今方書用治肺經咳嗽以肺之性惡寒肺為嬌臟易於感寒乃宜用之張仲景治足太

陽經傷寒用麻黃以太陽屬膀胱非汗不觧及用治足少陰經傷寒蓋少陰屬腎治法當自膀胱經去皆所當用也除此三臟腑之病方書已自少用况今深廣不寒之地瘴氣交重瘴病豈因感寒邪不因感寒不必麻黃又何不可南史記范雲欲赴梁武帝九錫之命忽爾傷寒召徐文伯治之恐不得預慶事實告之曰可即愈乎文伯曰欲即愈當先期而取汗但不免妄泄元氣恐二年後不復起矣雲曰朝聞夕可况二年乎文伯燒地布蓆置

雲於上得汗而解云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應夫發汗先期尚促壽限矧不當用而用者乎愚又嘗親見有染瘴者上熱下寒腰足寒痛自謂五積散證也便倍加麻黄多服覆汗竟成重虚雖服真武湯亦莫能救併賛于此使用藥者詳審云

備生方　謂南方男子多瘠而婦人多肥男子多弱婦人多力此亦陽泄陰盛之驗也故本土婦人不甚染瘴若北人入嶺又當論其氣血何如染瘴之治法大畧與男子同更當兼

以豁痰調氣尋常小小不快秖用四七湯二陳湯小烏沉湯枳殼散之類或煎四物湯木香調氣散或四物湯與參蘇飲合煎臨病差排別換湯使自應有效又婦人來南方間受頭風脚氣之疾此所當先與疎氣也醫書謂婦人性情執着乃多喜怒且悶悶於閨閣中莫由散釋醫者用藥多本此焉然治瘴瘧當不出此集中數方也況胎前產後不幸而染瘴固當秖用平和之劑以和解之本事方抑陽助陰之說堪為病後調補也

卷之一終